

# 大山里的天文社团

天气晴朗的夜晚，栖凤一小的数学教师梁隆峰有时会骑上电动车回学校。他打开天文教室，搬出一台 Omni127 望远镜，寻找夜空里的目标。

他喜欢看土星环、木星的条纹、月球上的环形山和月海。不过，当这名天文社团的指导教师遇到难题时，还是得远程请教他的师傅、天文社团的创办者俞利平。

俞利平是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四小的科学教师。2018年4月，浙江宁波的扶贫干部、专技人才等50多人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，这是宁波首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扶贫队伍，其中唯一一名女性就是俞利平。



安龙县栖凤一小天文社团的孩子们在观测太阳黑子

“

**尴尬的处境**

刚到安龙县栖凤一小，俞利平觉得自己好像来错了。

她有十几年的科学课授课经验，从2009年起开始带天文社团，她希望用丰富的科学课授课经验帮到贵州的孩子。可是俞利平惊讶地发现：栖凤一小，没有科学课。

实际上，整个安龙县的小学校都没有科学课。安龙县山地面积占全县的三分之二，当时还是一个贫困县。

校领导也很惊讶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派来一名科学教师。当时栖凤一小才成立两年，就硬件设施来说，是县里最好的小学，但是师资急缺。学生们平时主要上语文、数学课，音乐、美术、体育课倒是也有，但由主科教师兼顾。科学课，从来没开过。

好在俞利平以前教过数学，她重拾旧业，带数学教师备课。

但她不甘心。俞利平还是希望教科学，科学课上不仅教知识，也能启发孩子们的思维，但又苦于没有实验仪器、实验室。她冒出一个新想法：创办天文社团。这在别的老师看来更不切实际：没钱、没设备，拿什么办天文社团？

俞利平所在的宁波市慈溪四小，自2009年起开展天文科普教育。俞利平又要教科学课，又要带天文社团，每周的课时比语数英等主科教师还多。

这些年来，俞利平出门时习惯随身带着两样东西：指星笔和双筒望远镜。安龙县光污染少，空气质量也不错，有得天独厚的观测条件。

俞利平开始筹备创建天文社团。她的要求不高，只希望有一间空教室，别的教师上完课，借她用一用就行。

事实上，学校也没有多余的教室。按照建设规划，全校招收1800名学生，每班50人，建了36间教室。全校20多个社团，除了音乐、美术有专门教室，其余社团要么在操场活动，要么共用教室。

在一间音乐教室里，俞利平迎接了第一批天文社团的孩子。孩子们坐在凳子上，看着她，沉默地听她讲。俞利平一提问，小脑袋纷纷垂下。

俞利平此前旁听数学课时发现，本校教师习惯“早期的教育模式”：老师讲，学生听，连上课提问都很少，老师偶尔提问，也多是自问自答。这样的教学模式下熏陶出来的孩子，不敢回答，不敢提问。

当时，四五年级的孩子住校，这成了开展天文观测的独特优势。周一到周四晚上，别的住校生上晚自习，天文社团的孩子可以跟着俞利平在操场上看星星、看月亮。

夜晚的操场，是天文实践课的教室。俞利平拿着指星笔，绿色的激光刺破夜空，指出星星的位置。一颗流星划过，看到新奇的天文现象，孩子们好奇的天性终于又显现出来。

## 望远镜的魅力

20多个孩子，一部小小的双筒望远镜根本不够用。而且双筒望远镜观测只比肉眼观测清晰一点，对于上天文课来说，远远不够。

同到安龙县的5个宁波干部，周末有时聚餐。大家听俞利平说起天文社团的近况和难处，挂职组长、挂职安龙县副县长的蒋建峰决定，从挂职干部的办公经费拨出1万元，俞利平联系相熟的仪器厂家，以成本价买到4台望远镜。

俞利平记得，这批望远镜送到学校时，是她到栖凤一小的第三个月。1台大的，Omni127；3台小的，80EQ。这下，木星的卫星、土星环、月球环形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梁隆峰现在最喜欢用那台Omni127，视野清晰稳定，如果用80EQ观测，刚调整好望远镜，天体就跑到镜头外了，麻烦。

箱子刚送到办公室时，还没引起人注意。俞利平的办公室在一楼，等她把望远镜组装好，人们

路过办公室，都忍不住看一眼，办公室门口总有孩子探头探脑。

夜间观测时，孩子们下了晚自习回宿舍，路过操场，看到望远镜，就开始排队。老师们也兴奋，跟着排队看。“想来看的，都给他看。”俞利平说。哪怕到了宿舍熄灯时间，她也允许排队的孩子看完再去睡觉。

报名天文社团的孩子实在太多了，有位老师想了个办法：“谁的成绩好，谁去！”

## 学生的变化

跟孩子们相处久了，俞利平知道，孩子们的内向还有一层原因。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，他们的心里话没人说，普遍不爱说话，胆小。

寒假时，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把双筒望远镜借回家用。新学期开学后，男孩把望远镜还给俞利平，然后再也没参加过天文社团的活动。单元测验，他的成绩越来越差。俞利平觉得奇怪。她找到这个孩子，要当面问问他。

男孩终于告诉她，他不小心把双筒望远镜弄坏了，父母都在外面打工，他觉得自己赔不起。

当时天文社团已经添置了好几台新望远镜，双筒望远镜很少有人用。俞利平这才发现旧望远镜出了问题。她买了瓶胶水，没费多大工夫就把望远镜修好了。她把修好的望远镜拿给这个孩子看，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不用害怕。

下雨天没法观测，天文社团的孩子挤到她的办公室，操作、拆装望远镜。俞利平不太在意毛手毛脚的学生们会不会把设备弄坏，“坏了就坏了”。重要的是要通过动手操作学到东西，她对记者感叹了一句：“这里的孩子操作能力很强的！”

俞利平还是希望能建一间专门的天文教室。校长吴秀江记得，俞利平为此找他谈过两三次。这次他终于答应了，让一个班的学生搬到一间可容纳100多人的功能教室，腾出一间普通教室。

慈溪四小的师生捐款几万元，又添置了4台望远镜，还剩下一些钱。再加上栖凤一小拨款6万元，有了这间俞利平亲自设计，绘有深蓝色星空、仙女座大星云和大射电望远镜（FAST）的天文教室。

天文社团开办几个月，不论是校领导还是普通教师都注意到，天文社团的孩子们变化太大了。

有个孩子，数学成绩原先六七十分，有时候不及格。俞利平说：“你这么差的成绩，怎么学天文？”激将之下，这个孩子的数学考到了80多分。

有时领导来学校视察，走进天文教室，俞利平看到有社团的孩子路过，随口叫住：“你过来讲讲。”孩子们也不怯，从月球到仙女座大星云，侃侃而谈。

有个孩子的话让俞利平难忘：“自从学了天文之后，我没那么想爸爸妈妈了。因为我在看那片天空，我知道爸爸妈妈也在看那片天空。”

## 给孩子们编一套教材

随着学习深入，孩子们能问出一些“高级”的问题了。2019年，世界上首张黑洞照片拍摄成功。孩子们问个不停：“老师，黑洞的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？”“光都不能逃出黑洞，怎么能拍到照片呢？”

夜间观测时，俞利平讲到，仙女座大星云距离地球200多万光年，这意味着人们此刻观测到的是它200多万年前样子。孩子们又有问题了：“那它现在还在不在呢？”

有个孩子还跟别的教师说：“老师，你想象一下，200多万年前，你在哪儿啊？人类在哪儿啊？”

对于俞利平来说，200多万年前的事暂时不在她的考虑之列。学校的领导和教师、一同来挂职的干部，总有人忍不住问她：现在天文社团建起来了，望远镜买来了，等你走了，怎么办？

俞利平的支教期只有一年（后来延长为一年半），她开始认

真考虑完成那个“未竟”的愿望——编写一套适合小学生的天文教材。她带天文社团约10年了，一直没有合适的教材可用，总是上完这节课就开始考虑下节课的内容。过去因为工作太忙没时间写，如今难得课时少、有了整块的时间，她得行动起来了。

俞利平花了一个多月搭建教材的框架，剩下的就是填充内容。她给自己规定了任务，一天编写一课。出现在课本上的文字量并不大，但是查阅资料、核实内容的准确性、调整为适合小学生的操作方法，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。

2019年10月，俞利平离开前，交给蒋建峰一个沉甸甸的大红塑料袋，里面是她编纂的教材底稿。蒋建峰有些意外，他知道俞利平在编写教材，但他以为只有一本，没想到她一口气写了3个年级的6本教材。

## 继任者和未来

回到宁波后，又经过一年多的修订，俞利平编写的6册《跟我学天文》终于完工，2020年9月，俞利平准备把1500套、9000册教材捐赠给栖凤一小。

那天，仍在挂职的蒋建峰陪俞利平回了一趟栖凤一小。

回学校的车上，蒋建峰感觉到，俞利平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。这个不善言谈的女教师，平时很少流露强烈的感情。在蒋建峰看来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女汉子”。宿舍里的蛇虫鼠蚁，教学上的挫折，都不能让她认输。但那天在车上，她少见地说了很多话。

一下车，等待迎接她的孩子们冲上来拥抱她。看到这一幕，蒋建峰觉得：“俞老师就像太阳，这些孩子们就像小星星围着她。”

每年天文社团报名，总有200多个孩子想参加，最后只有30个孩子如愿。校长吴秀江计划，起码要再增加两个天文社团，当然，还是要由任课教师兼顾。

师资紧缺的问题仍在困扰这位小学校长。虽然栖凤一小尝试推行素质教育，科学、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课程都开齐，但本校教师的工作量更大了——或是数学教师兼教科学，或是音体美等副科教师兼教语文数学。

疫情发生后，栖凤一小取消了住宿制度，天文社团的孩子们再也没参加过夜间观测，只能在每周四下午的社团课上过过望远镜的瘾。但白天可观测的天体太少了，大部分时间只能看看月球——在望远镜里，晚上的月亮明亮耀眼，白天的月亮暗淡无光。

梁隆峰想另辟蹊径，他考虑有计划地带孩子们观测太阳黑子，每周记录一次黑子的位置，看看会有什么发现。这位数学教师还有一个遥远的愿望，建一个天文台，未来让安龙县成为天文教育的高地。

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）